

六书与汉字教学

薛楷文

澳门科技大学

DOI:10.32629/er.v9i2.6783

[摘要] 本文聚焦于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定位与应用策略问题，旨在解决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面临的汉字认知困境。研究主张，应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作为核心教学内容，排除争议较大的“转注、假借”两类，因前四类符合认知规律，能有效建立汉字形义关联。同时强调，六书理论应作为辅助性的认知工具，而非教学主导。教师在实践中需把握适度原则，平衡理论讲解与语言交际能力培养，避免因过度分析而增加学生认知负荷。

[关键词] 六书；汉字教学；辅助手段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Kaiwen Xu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sitioning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or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non-native speakers, aiming to address the cognitive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faced by learners from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s. The study advocates taking four categories—pictographs, indicative characters, ideographic compounds, and phono-semantic compounds—as the core instructional content, while excluding the two highly contentious categories of derivative cognates and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This is because the former four categories conform to cognitive laws and can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 form-meaning connec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Meanwhile, it emphasizes that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ory should serve as an auxiliary cognitive tool rather than a dominant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practice, teachers nee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ion, balance the explanation of theories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avoid increasing students' cognitive overload due to excessive analysis.

Keywords: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uxiliary means

引言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有形符号，也是学习汉语的重要媒介”。^[1]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学习始终是学习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不同于拼音文字系统的线性排列与音形对应，汉字的表意性、构形复杂性以及形音义的多维关联，使得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常常陷入“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困境。如何突破这一教学瓶颈，成为学界与教育者持续探索的课题。在教学中，既需要遵循汉字的内在规律，又需兼顾跨文化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在此背景下，传统汉字学理论“六书”逐渐受到关注。这一源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构字理论，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法则揭示汉字生成逻辑，不仅为汉字研究提供了历史框架，更因其对形义关联的解析能力，被视为破解汉字教学难题的潜在钥匙。

近年来，随着国际中文教育需求的快速增长，汉字教学法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部件分析法到语境识字法，从技术辅助教学到文化浸润模式，各类实践尝试均试图提升学习效率。然而，单纯依赖机械记忆或技术工具的教学方式，往往割裂了汉字的文化属性与系统性特征，导致学习者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碎片化认知。相比之下，六书理论的优势在于其系统性：通过追溯汉字本源，将抽象的符号转化为具象的表意单元，使学习者在理解构形逻辑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知汉字背后的思维模式与文化隐喻。例如，象形字的“画成其物”可借助图形化教学激活形象记忆，形声字的“以类为形、取声成字”则能通过归类法强化规律认知。这种理据性教学不仅降低记忆负担，更赋予汉字学习以文化深度，契合当下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并重的国际中文教育理念。

尽管六书理论的教学价值被广泛讨论，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仍面临多重争议。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强调六书理论对

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认知适配性不足，如转注、假借等抽象规则可能增加理解难度；另一方面，教师群体的理论素养参差不齐、教材设计中六书元素的系统性缺失等问题，也制约着该理论的落地效果。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个案经验总结，缺乏对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对比分析，更鲜见针对教学效果的长效追踪。这些争议与空白表明，六书理论的应用既需回归汉字本体的科学性，也需结合二语习得规律进行适应性改良。

1 研究现状

1.1 六书理论的历史定位与教学价值

六书理论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核心在于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法则解析汉字构造逻辑。这一理论不仅是古代汉字学的基础，更因其系统性成为现代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六书本质上是造字法，而非单纯的字形分类，其功能在于揭示汉字形、音、义的内在关联，为汉字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例如，“象形”通过具象符号表达概念（如“日”“月”），“形声”结合表义与表音部件（如“江”“河”），均能帮助学习者建立字形与意义的联系。研究显示，六书理论的应用可提升学习者对汉字结构的认知效率，尤其适用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入门阶段。

然而，六书理论在现代教学中的适用性存在争议。“汉字演进到现在——古文字隶变、繁体字简化——已大幅度失去了以形示义的功能。”^[2]隶变后的汉字形体简化导致部分构形理据消失，直接套用六书分析现代汉字可能引发误解。尽管如此，其文化价值与系统性仍被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六书理论不仅是一种教学工具，更是中华文化思维的载体，通过汉字溯源可增强学习者对汉语文化的深层理解。

诚然，在汉字教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汉字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汉字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化揭示和知识讲授方面。“汉字教学虽然涉及文化，但是汉字教学不是文化教学。必须十分明确：对外汉字的对象是现代汉字，汉字的文化教学不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主要任务。”^[3]

1.2 六书理论的教学实践与效果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六书理论的应用呈现多样化模式。“汉字的书写系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字母本位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没有固定有序的可以提炼分离出来的字母，也没有固定的排列组合方式，更没有规律准确的表音方式。”^[4]针对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如日韩学生），六书理论的优势尤为显著。这些学习者因母语中汉字部件的相似性，更容易接受基于形声、会意的分类教学，例如通过“木”旁归纳“树”“林”等字的意义类属。而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象形与指事字的图像化教学（如“山”“水”）能有效降低记忆难度，增强学习兴趣。

形声字教学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据统计，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比超80%，其“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特点成为教学突破口。例如，通过“氵”旁归纳“河”“湖”“海”等字的水系关联，或利用“青”声旁串联“清”“晴”“请”等字的读音规律，均能显著提升学习效率。然而，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常面临挑战：一方面，需兼顾汉字的历史演变与现代简化形式；另一方面，需平衡理论讲解与语言交际能力培养，避免过度分析导致认知负荷。

2 浅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对外汉字教学模式经历了从“随文识字、语文学一体”到更加重视汉字本体和教学方法的转变。尽管教学模式有所更新，但教学实践仍存在滞后现象，传统的教学方法不适用于印欧语系的学习者，让汉字学习成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痛点。

不同于其他拼音文字，汉字作为为数不多的表意性文字，它的结构复杂，数量繁多，不易识记。对于留学生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来讲，确实难度很大，这就要求对外汉字教学从汉字内部结构及发展规律出发，着眼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音、义、形之间的关系。对外汉字教学需要探究汉字教学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提高教学效果。“六书”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引入对外汉字教学之中，优化对外汉字教学的效果。与此同时，运用“六书”进行汉字教学时，应以“象形、会意、形声、指事”为主，减少对“转注、假借”的提及。因为对“转注、假借”两种造字法还存有争议，有专家学者认为这两种为用字法，提出四体二用的观点。且“转注、假借”较难理解，不符合教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甚至可能会打压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在汉字教学中通俗易懂地引入“六书”理论，可以帮助汉语初学者摸清汉字的构架规律，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增多理解性记忆，减少错别字的出现、形近字的误用，引导学生规范使用汉字，正确理解字义，高效记忆字音。比如“日”“月”“日”三个字，容易混淆，但是当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分析讲解的时候，就变得容易区分：“日”为象形字，一个圆框中间一个点，形似太阳的形状；“月”字为象形字，整体略有弧度，所谓月有阴晴圆缺，类似月缺时的弯月；“日”为指事字，“口”里加一，表示嘴巴的动作，本意为开口说话。再比如“上”和“下”两个字，都为会意字，都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字义，根据短横线的方位判别字义。形声字教学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据统计，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比超80%，其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特点成为教学突破口。例如，通过“氵”旁引出“河”“湖”“海”等字的水系关联，或利用“青”声旁串联“清”“晴”“请”等字的读音规律，均能显著提升学习效率。然而，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常面临挑

战：一方面，需兼顾汉字的历史演变与现代简化形式；另一方面，需平衡理论讲解与语言交际能力培养，避免过度分析导致认知负荷。

与此同时，汉字不仅仅承载着汉语的交际功能，还是深厚中华文化的集成体。汉语教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这两个性质。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深入探索汉字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并生动地展示汉字的文化特色，这对于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和价值。运用“六书”对某个汉字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避免割裂性学习，将一个汉字可以拓展成一个小故事，为学生普及文化常识的同时，拓展学习深度，增加汉字学习的趣味性，从而调动学生积极性。举例来说：会意字“男”，可以拆分为“田”加“力”两个部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田地里出力劳作便为“男”。由此可以引申出男耕女织这种古代封建时期社会家庭的自然分工方式。会意字“家”，可以拆分为屋子（宀）加上猪（豕），屋子里养猪即为家。由此可以引申出古时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尽管六书理论在阐释汉字构形规律、增强文化关联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综合教学实践中的系统性缺陷及实证研究数据，本研究认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定位需遵循适度原则，即作为辅助性认知工具融入教学框架，而非主导性方法论。因为“六书”本不是古人造字严格遵循的法则，而是后人根据汉字特点，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总体性，并且六种造字法之间的界限模糊、适用字体范围小。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每一书的解释十分简短，并且只举了两个例字，这使得要精确辨别“六书”中的不同类别变得困难。“六书”的概念主要是根据小篆字体来构建的，因此它不太适用于除了小篆以外的其他字体。随着汉字几千年的不断发展，字义、字音、字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再加上大量简化字的涌入，使得想要字字溯源，变得有些牵强，不免显露出生搬硬套的痕迹。

总而言之，“六书”的引用确实对于对外汉字教学大有裨益，但不应当过分地推崇和依赖，应该保持适度、适量的原则。

3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需突破当前对六书理论价值的表层讨论，转向系统性探索。首要方向是深化跨文化认知机制研究，依托二语习得理论中的语言迁移假说，运用眼动追踪、脑电波分析等认知科学技术，实证检验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对六书法则

的感知差异。例如，需揭示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是否因母语正迁移而更易激活形声字声旁类推能力，或欧美学习者理解会意字时是否存在意象图式构建障碍，这类研究将为分层教学设计提供神经认知学依据。

技术赋能的理据重构是另一关键路径，针对现代汉字简化导致的构形理据断裂，可利用AR/VR技术将甲骨文至简化字的演变轨迹可视化，将抽象的六书规则转化为可交互的认知线索，同时构建AI驱动的理据活性评估模型，自动筛选适合教学的汉字，实现历史逻辑与现代字体的辩证统一。

最后，教师发展范式的转型亟待推进，需参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建立汉字理据阐释能力评估体系，通过案例诊断与微格教学培养教师辩证处理历史理据与现代用字的能力，并开发模块化资源库适配不同课型需求，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落地瓶颈。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围绕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定位与应用展开系统探讨，明确其核心价值在于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为核心，作为辅助认知工具破解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认知困境，通过解析汉字义关联降低学习难度、融入文化内涵。研究同时指出，需恪守适度原则，规避转注、假借两类争议范畴，平衡理论讲解与交际能力培养，避免认知过载。尽管六书理论受汉字演变影响存在部分适配局限，但在构建汉字学习系统性、增强文化感知方面仍具不可替代的价值。未来需依托跨文化认知研究、技术赋能与教师能力提升，进一步优化理论落地路径，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教学的高效化、科学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J].世界汉语教学,2012,26(1):94-105.
- [2]石定果.汉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1):30-42.
- [3]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1):72-77.
- [4]刘博.《说文》中的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1):51.

作者简介:

薛楷文(2000.02-),女,江苏徐州人,汉族,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育。